

【城市地理】

故乡的那片湿地

□冯连伟

我还从未对一个地方如此长久地惦念过，春夏秋冬，寒来暑往，我都停不下前行的脚步，走近它，亲近它。当我不得不远行离开它的时候，总会时时地想起它。这就是临沂武河湿地。

武河湿地位于临沂市罗庄区黄山镇境内，东南与临沂人的母亲河——沂河相接，北连江风口分洪闸、南至廖家屯橡胶坝，是市委、市政府建设“大美新”临沂的重大惠民工程和迎淮工程。全长15公里，面积2万亩，是目前国内面积最大的国家级人工湿地。

湿地，是地球上有着多功能、富有生物多样性的生态系统，被称为“地球的肾”，无论从经济学还是生态学的观点看，都是最具有价值和生产力最高的生态系统。我们的祖先是充满诗意的眼光赞美湿地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

站在武河这片丰腴静美、古老而充满诗情的土地上，我不由探寻起它的前世今生。

最初，这里仅仅是一条河——武河——沂河的一条内河，源起郯城县的江风口，流入江苏省的邳州市。武河原名鹤堵河，因其河道狭窄，即使一只鹅游过也会阻流，故得此名。历史上，由于上游的陷泥河、南涑河尾水注入，每遇汛期，三河汇集，便会导致水灾频发，给两岸百姓带来无尽灾难。清朝康熙年间，治理后改称武河。改革开放初期，临沂工业迅猛发展，工业用水的注入使碧波荡漾的武河变成了黑水横溢的污水沟。为了实现自然生态和人文景观的和谐统一，达到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赢，自2009年始，临沂市政府投入2亿多元，实施了人工湿地建设工程，建设所利用的土地全部是废弃的河道和河两岸的滩涂地。

如今，漫步武河湿地，映入眼帘的是“一个一个滞流塘、一片一片莲藕汪、五颜六色水植物、一望无际芦苇荡”的生态景观，昔日草木不生的污水沟如今变成了鱼翔浅底、百花齐放、荷香四溢、万鸟竞飞的生态休闲胜地。武河实现了华丽的转身，曾经的污泥沼泽地，初步形成了生态特色突出的观光游览区，成为连接临沂城市与自然空间的绿色纽带。

我在这片湿地里张望，是在寻找，寻找它过往的故事和美丽的传说；又像是在窥视，窥视它曲折的心事和曾经的昨天。因为，眼前的景象，让我更多地想起了如武河湿地一样静美的儿时家乡的汤河：河水纯净，一到夏天，河里全是游泳的孩子、戏水的鸭子、鹅；河边是饮

水的牛、羊，洗衣的女人，担水回家的男子，劳累了一天掬水洗脸的农夫，远行路过捧水痛饮的路人……而到了夜里，清澈的小河便成了女人的世界，劳累了一天的她们，用自己的体温，让整条河充满了温度，温暖了故乡的岁月。多年来，我的眼前一直浮现着儿时汤河里一幕幕的风情诗意和妩媚生动。

有人说，每个人的童年都是有味道的。是的，我的童年里充满了汤河的味道：河里游动着的鱼虾，是我们口中之福；一丛丛的蒲草，一片片的芦苇，是夏天的符号，更有着浓重的汤河儿女的味道。每到冬天，家家户户便采来蒲草和芦苇，编成草鞋，做成扇子、斗笠，不但满足自用，更成为当时农村经济的一大支柱。那时，我最快乐的就是陪娘去赶“山会”卖斗笠：离家15华里的板泉镇驻地是当地最大的集市，每年春秋两季各有一次山会。每逢山会，天不亮，娘就背上几十个斗笠步行去山会上卖。卖掉斗笠挣到钱，我就能如愿吃上一顿肴肉热锅饼。那分醇香，一直存在我的记忆里，四溢芬芳。

湿地紧紧贴着武河，武河直它就直，武河弯它也弯，相依相伴，不离不弃。抬眼望去，武河湿地里远远近近是一片片规模浩大的芦苇；一行行成荫的垂柳；一眼望不到边的荷叶；自由开放在水中的白的、紫的睡莲；静静立在我们前方，直到我们走近才轻轻展翅飞向云端的白鹤；在水中自由摇曳着的白的、黑的、大大小小的野鸭……水与土是那样骨肉相连，须臾不离；武河与湿地是如此的亲密依偎，共生共荣。这一切，让我一时忘记了是置身于白洋淀，还是风韵独特、充满灵动气息的江南？风起处，远远的水面上，深深的芦苇荡里，似乎有荡舟绿波的声音，有清脆的歌声唱和，有采莲姑娘的轻语低笑……

一瞬间，我豁然开朗：武河湿地让我们深刻地感受到大自然的生机万变，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共生共生的美妙意境。也正是武河湿地这片热土，让我们感受到了对自然最贴心的尊重，对生命最平等的厚待以及对原生态诗意文化最真诚的奉献。武河湿地这片文化水域里流淌着的，有沂蒙的风骨，有奉献的热情，有宠辱不惊、从容淡定的民族性格，更有改革开放三十年，沂蒙民众开放包容、儒雅开阔的文化襟怀。

《老子》里讲：“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临沂，这座水做的城，正以“商兴水胜，荟萃人文”的理念，阔步走向未来。而武河湿地的明天将伴随着“芦花飘雪”“饮水思源”“荷塘月色”“源远流长”……让人留恋忘返，久久珍藏、向往。亲近湿地，珍惜湿地，敬畏湿地。

【岁月留痕】

我的小葵花

□鸱珉

我喜欢向上的，有生命力的一切事物。因为太阳暖和而又耀眼，高高挂在天上滋养着所有的生命，于是和太阳相关的一切，在我看来，都变成强壮有力的存在。

小时候待在姥姥家，姥姥门里门外都是花。屋里有吊兰、绿萝、君子兰，还有倒挂金钟，院里有蟹爪兰、牵牛花、爬山虎和月季，门前种着掉小地雷的指甲花和高高挺挺的蜀葵。我陪着姥姥每日浇花，对家里所有的植物都如数家珍。姥姥偏爱娇嫩、姹紫嫣红的花，常常从花市上买回时令的海棠、仙客来、波斯菊或是水仙花。姥姥要把这些“娇客”们放进卧室，说“这些花儿啊又要晒到太阳，又不能晒过了，会蔫儿的。”姥姥碎碎叨叨地念叨着怎么好生照看它们，我听来只觉得它们柔弱难伺候。

姥姥家的对面，是一堵墙。墙根底下不知道是有人撒的还是风吹来了种子，总之渐渐长起来一棵根茎粗壮的绿色植物。这根笔直的冲天柱，把花开了在墙头上，那是硕大的金黄色的花朵。它昂着头追着太阳，到晚上的时候会垂下花盘。那时候的它要比我高多了，我总是要像看太阳一样，抬头去寻它。姥姥对这株植物充满了欣慰：“我们有瓜子吃了。”然后她用一把小镰刀割下一朵“太阳”，递到我手上，“这是向日葵”。我第一次双手捧着那么重的一轮金色的“太阳”，每一颗名为瓜子的果实都挤挤挨挨地贴在一起，散发出油脂的香味。

老家的地里不怎么会种向日葵，偶尔地头有一两株，粗粗壮壮的，但远没有我所见到的第一株高大。直到五年前跟随妈妈去了新疆，在新疆辽阔的土地上，我第一次见到真正的万亩向日葵。面对那些闪烁的、足以遮蔽天上太阳光芒的金色波浪，我泪流满面。有人问我为什么那么喜欢向日葵，我说向日葵是最能让人知道什么叫活着的花，它们向上、永远向上。

阅读李娟的《遥远的向日葵地》，那是区别常人的生活经历。她所在的阿勒泰地区，所有的植物动物都要拼了命去活下去。人们要抢水种地，黄羊要啃食秧苗来果腹，向日葵们要拼了命地生长。

对李娟一家人来说，向日葵地就是全家的中心，葵花生命实际上就是承包葵花地的人们生命。李娟运用自己天真的视角去看家里在荒地里的生活，让人只觉得有趣。在这寂寞的荒地上，生命依然在茁壮着。那些嘈杂的鸡鸣，那些乱窜的兔子，还有看家看地的丑丑和赛虎。沉默地潜入向日葵地里的母亲，她赤身裸体像一个女王，也像是向日葵地里最强壮的那棵向日葵，她拿着铁铲将自己的汗珠泪水和生命分享给九十亩向日葵地里每一株向日葵。蓝眼睛的兔子跟着她，蹦蹦跳跳地迷失在这金色的海洋里。这让我想起童话故事，像是《小王子》又像是《绿野仙踪》。

但这并不是愉快的童话故事，这是一段真实的困难的生活。我们离童话很远，也离这片向日葵地很远。就像多了一层透明坚实的罩子，我们在外面，她们在里面。

我从来没有读懂过李娟笔下母亲的挣扎和盛开，就像是姥姥家墙下那株向日葵。好像这葵花不该出现在我们这个县城里，又好像这葵花实际上生长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它是怎样从一颗种子长到越过墙头？我本能地认为它很寂寞，可长大之后再回想，那个向上、永远向上地追随着太阳的它，才不会寂寞。

【烟火人间】

芥菜青青

□司徒珍

菜市场门口，来了一位挎着篮子卖芥菜的阿婆，她热情地招呼着过往的人：“买点芥菜吧，刚从山野里挖来的。”闻声，有人围了过去，挑挑拣拣。我也停下了脚步，目光落在那一篮子的绿上。

恍恍惚惚，就看到一棵一棵的芥菜在早春的清寒里铺陈开来，漫山遍野都是它们的身影，浩浩荡荡。它们用青青的身躯，丰盈着春天的底色，也犒劳着人们的味蕾。

每年的正月里，老家的人们就开始相约着去挖芥菜了。他们三五成群，挎着篮子，带上小铲，行走在山野里，眼光追着芥菜转。芥菜喜欢扎堆儿生长，往往发现了一颗，周围就是一大片。他们蹲下身，笑嘻嘻地将一蓬蓬肥硕的芥菜挖出来，抖落泥土，欢喜地装进了篮子。用不了多久，就能挖满一大篮子。

幼年的时候，我们孩子常跟着大人去山野里帮忙挖芥菜。说是帮忙，其实就是个由头撒欢去。一群孩子追追赶赶，沿着河岸跑，沿着田埂追，总免不了摔几个跟头，蹭一身的泥土。自家大人看见了，也不恼怒，笑着嗔怪一句：“臭孩子，屁股又痒痒了吧，今天看着芥菜的面子上，就饶了你。”此刻，我们如同得了“尚方宝剑”，越发调皮起来，拿了大人手里的铲子，挖几颗芥菜，再挑几块石头，趴在地里玩起了过家家的游戏，兴奋得不得了。直到大人们一再催促，我们才恋恋不舍地往家走。

芥菜挖回家后，就等着祖母做各种美味了。用来凉拌，焯水后切成小段，调入蒜泥等佐料，再淋上几点香油，清新爽口；或者买一块豆腐与它一起，倒入锅里，煮一锅芥菜豆腐汤，香气四溢；又或者细细剁碎，配几个鸡蛋，做芥菜鸡蛋饺子，更是人间美味。

祖母常做的是芥菜酱，她挑选出鲜嫩的茎叶，洗净，控干水分，放进早已备好的石臼里，一下一下地捣碎，再加入精盐、白糖、姜末辣椒等拌匀，最后装入瓦罐里封存腌制。腌制的芥菜酱易保存，能吃大半年呢。记得有一年夏天，受高温炎热的影响，家里人食欲不振。祖母便盛出一碗放到餐桌上，芥菜的清香和春天的味道扑鼻而来，瞬间就勾起了大家的食欲。你一筷子我一筷子，很快，一碗芥菜酱就被吃了个精光。至此，这道菜便成了我家餐桌上的宠儿，也成了我念念不忘的美味。

《舌尖上的中国》里说：“人们懂得用五味杂陈形容人生，因为懂得味道是每个人心中固守的乡愁。”这些年，我单枪匹马地去闯荡生活，脚步离故乡越来越远，但对芥菜的情感越发深厚起来了。

我买了一兜芥菜回家，学着祖母的样子清洗、捣碎，腌制在一个大玻璃瓶里。看着眼前的这一瓶子青绿的芥菜酱，我慢慢湿了眼眶，仿佛回到了幼年的时光里。我知道，等到芥菜酱腌制好，故乡的味道就会在我舌尖绽放，慰藉着我满怀的乡愁。